

水边的歌手(荆楚文坛作家文库第三辑)

牛宪纲著



湖北长江传媒数字出版有限公司

第一辑：古城幽巷

暮春时节，高高的泡桐树，较劲似的，树树绽满浅紫色喇叭状的繁花。招摇碧空，灿若云霞。小巷上，搭起了美丽的花棚。夜晚，则另有一番景象：月白风清，乱筛花影，到处都是朦胧迷离的图画。小巷，一下子变成了童话世界。

古城幽巷

我是在小巷里长大的。小巷很苍老，也很破旧。低矮逼仄的瓦屋，苔痕斑驳的墙壁，砖缝里常有蟋蟀吟唱。这么一条陋巷，却有一个极美的名字——百花古道。取名字的，想必是位诗人。小巷确实有花。不少人家的门前，用陶盆、瓦罐、破水缸，种着鸡冠花、晚饭花、指甲草、金鱼草……虽不怎么香，开起来倒也五颜六色，热热闹闹。

残损的马头墙上，也有花。星星点点素素净净的野花。我只认识金黄的蒲公英，洁白的单瓣菊，还有一种水红略带点紫的草花，学名叫紫堇，俗称晕头花，据说摘了会头晕。其实没有那回事。有时，生满瓦松、蒿草的房顶上，会卧着一只黑猫，或飞上一只大花公鸡。它们，是嫌小巷太窄么？

十余株泡桐，夹道而植，树大叶阔，枝柯交接，粗有合抱。入夏，幽深的小巷天是绿的，地是绿的，就连空气，好像也染绿了。人行小巷，凉风轻拂，宛若鱼儿潜游清溪。

暮春时节，高高的泡桐树，较劲似的，树树绽满浅紫色喇叭状的繁花。招摇碧空，灿若云霞。小巷上，搭起了美丽的花棚。夜晚，则另有一番景象：月白风清，乱筛花影，到处都是朦胧迷离的图画。小巷，一下子变成了童话世界。

花开总有花落时。一场风雨，房上地下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桐

花。走在水气氤氲的幽巷里，望着疏枝上的残花，小小少年，竟有种难以言传的浅紫色的忧伤。

记忆，仿佛筛网。漏去的，是艰辛与苦涩，留存心底的，则甘美如饴。也许缘于此吧，每到一座城市，尤其是古城，稍有闲暇，我就要逛逛小巷。

几次去北京，我宁愿不当好汉。——没登长城，没游十三陵，却钻进胡同转悠。看看四合院的宅门、门墩、影壁、垂花门……有时还能听到画眉的叫声和咿咿呀呀的京胡声。我觉得，不去胡同，则难以领略古都遗韵。虽然比起长城，胡同是那样平凡。

苏州的小巷，安恬幽静，处处透出江南水乡的灵秀。撑把伞，嗅着甜甜的白兰花香，悄行在雨巷，仿佛走入唐宋明清的诗行。小院里传出的吴侬软语，好似歌吟，不知说些什么，只是觉得声音特别柔媚悦耳。有时，走到尽头，眼前忽然横条小河——水巷。一只小船，摇摇漾漾，穿过一道道石拱桥。枕河的民居，皆粉墙黛瓦，参差错落，倒映在潋潋的波光里，挤得水巷更显幽邃狭长。

小巷寂寥，不比街市车水马龙，灯红酒绿。但徜徉其间，却油然生出悠远厚重的沧桑之感。这绝不仅仅是黯淡的怀旧情绪。况且，寻常巷陌，亦可领略至美的风情。

有年夏天，在山西大同。看过九龙壁，懒得回旅社昏暗闷热的房间，遂拐进附近的小巷，信步而行。这一带的地名，颇有特色。如贵儿寺街、南寺街、上寺街、唐角街……可见此地曾梵宇林立，香火旺盛。名为街，其实是巷。特别是狮子街，与北京胡同别无二致。小院都有门楼，皆百年故物，虽然略显凋敝，却也透出古旧的底蕴。

在这片人烟稠密的居民区，却有一座宽敞的院落。一株古槐，清健苍润，枝繁叶茂，毫无龙钟老态。花坛里，小碗大的月季花，深红浅黄，开得甚为娇艳。古槐下，一个戴眼镜穿白衬衣的青年，正教几个少女唱歌。曲调虽不熟悉，但静穆舒缓，旋律优美，听得人心静如水。

青年教一句，少女学一句，唱错了，她们就笑，笑得花枝颤动。无忧无虑的笑声，风铃一样清脆，银子一样纯净，极富感染力。青年举止文雅，神态温婉，并不加于责备，等她们笑够了，安静下来，再重新教唱。

大同燕子极多，又赶上归巢时分，漫天都是飞燕的情影，飘然快拂，曼妙轻俊。或清越啼叫，或呢喃私语。与少女的歌声、笑声交融在一起，声声盈耳，令人陶醉。

这就像一幅有声有色的电影画面，逝水般的时光，也没让它漫漶。不管什么时候忆起，都是那样生动鲜活。因时常怀想，我又去过一次。旧地重游，没有同伴，也没有行人。夕阳斜照，迷宫似的幽巷里，只回响着我的足音。循着飘荡的歌声，我找到了那所院子。古槐下，依然是那个戴眼镜穿白衬衣的青年，在教几个少女唱歌。依然是无忧无虑的笑声，风铃一样清脆，银子一样纯净。不同的是，古槐上落满了燕子，细看，却又变成满树繁花，弥散着馥郁的香气。花呈浅紫色，不是槐花，而是喇叭状的泡桐花。

花实在太香了，丝丝缕缕，直往我鼻孔里钻，把我香醒了。沉浸在美妙的梦境里，我赖在床上，不想起来。晨风清凉，旭日初照，窗外阳台上，栀子花开了。

一九九五年六月

雨漂龙王峡

水是眼波横，山是眉峰聚，欲问行人去那边，眉眼盈盈处。

——宋·王观《卜算子》上阕

襄樊人与水有缘，百里之内的南漳，竟有两处可以漂流：一曰鱼泉河，一曰龙王峡，鱼泉河有诗意，龙王峡得气势。

山水之得名，或因为形态，如莲花峰、棒槌岛；或来自传说，如金鞭溪、神农架。龙王峡，既无肖形奇峰异石，又未杜撰民间故事，只因一峡好水，蜿蜒奔流于群山之间，如神龙不见首尾，无名之峡遂享大名。

襄樊人遨游天下，常夸人山奇，也夸人楼高，但想让襄樊人赞一声水好，却不容易。就连古人誉为青罗带的漓江，而今也难入襄樊人的法眼。谁让咱得天独厚，守着一条鸭头绿、琉璃碧，溶溶漾漾的襄江哩。但龙王峡水，却能让襄樊人伸出大拇指。

漂流龙王峡，正巧赶上雨天，朋友说我们运气好。有人漂一趟龙王峡，就学春蚕，生生蜕层老皮。也不知是龙王峡的日头太热情，还是城里客人太娇嫩。“山中一夜雨，树杪百重泉。”皮艇所经之处，沟壑谷涧，无不涓涓潺潺，迸珠溅玉。漾漾洄洄，水随峰转，狭急阔缓，深静浅喧，皆不见一丝混浊。倒映着天光云影，碧树悬泉，龙王峡阴阳晦明，水色也因此千变万化。

承蒙龙王爷眷顾，雨下得时大时小，时疏时密，有章法，有节奏，有韵味。衣裳反正已经湿透，索性仰面躺在皮艇上，闭目敛心，凝神听雨。点点滴滴，淅淅沥沥，细细密密，这是真正的天籁。雨打在眉梢上，打在发丝上，打在皮艇上，打在水面上，打在树叶上，打在山岩上，打在弥散着炊烟的屋顶上，打在山间九曲回肠的小路上，打在涉水叫卖小鱼小蟹的小娃的斗笠上……听雨，听龙王峡的雨，不仅能听出山之空灵，水之禅意，还能听到城市里听不见的声音。

龙王峡的云，也不能不看。这里的云，没有云海，云涛，云瀑。却好像有个白胡子神仙，大发童心，躲在峰峦间，撕棉，扯絮。撕成薄薄的一片，扯作细细的一缕，呵口气，轻盈如羽毛，悠然飘荡，即为出岫之云。有时，轻纱似的白云，从林梢，草尖，悄无声息地滑落水面，化作雾霭，笼罩着一只只皮艇和穿红着绿的游人，别有一种朦胧迷离之美。云来山更佳，云去山如画。漂流龙王峡，白云舒卷，山岚缥缈，令人生出尘之想。可以洗心，可以忘忧。

时值仲夏，弥望皆绿。蓊郁葳蕤的草木，把清凉的山风，飘洒的细雨，游人的眼睛，都染绿了。龙王峡的峰峰峦峦，少有独木秀出，惟有密密匝匝的树林，枝柯交接，既不见石骨，更不见裸土。只有绿，一色的绿。但随着皮艇的漂移，角度的转换，林木的疏密，山势的参差，你会发现龙王峡的绿，枯湿浓淡，高低深浅，幽明向背，绿得极有层次，极富变化。虽然不像水色那般奇幻灵动，却比水色更加沉着凝重。山水相连，唇齿相依，正因山之绿，才有水之清。

漂流龙王峡，闯过险滩，必有平缓处以供小憩。倒掉皮艇中的积水，买点吃食，顺便还能拣几粒好看的石子。龙王峡的石子虽无出奇之处，却也色呈五彩，花纹斑斓。带回家，点缀鱼缸花盆，案头清供把玩，都可以做个念想。

朋友漂流龙王峡，妙笔生花。说不知是何因缘，有只巴掌大的彩蝶，若即若离，伴随他飞了好远。这也许可以印证，他前身定非狗

尾草，没准儿是从芍药花。我没他的艳福，仅有一只浅紫色的小粉蝶，穿越雨帘，落在女儿的花发卡上，很久很久，才翩然飞去。但我有幸看见一只翡翠，栖止在水边的矮树上，长喙短尾，羽色是罕见的宝石蓝。它侧首沉思，像个智者。智者乐水，上善若水，红尘中人，漂过龙王峡，但愿能少一些俗气，多一点慧心。

也有人说，龙王峡不够刺激，缺少“急湍甚箭，猛浪若奔”的惊险。岂不知，游山玩水，第一就是安全。太惊险，太刺激，很多游客望而生畏，反而是一种限制。龙王峡少长咸宜，兼容并包，挺好。龙王峡也不乏险要之处，飞流直下，势如脱缰之马。有人于此做八字评：男人欢笑，女人尖叫。这里不是歧视女同胞，但尖声惊叫的确实多为女性。——不是胆怯，而是兴奋。

龙王峡天造地设，是上苍赐予人类的奇山秀水。开发成旅游区，勘察选址，垒石堆堰，确定流程之远近，想必下了不小的工夫。正如一篇佳作，起承转合，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。登岸处，皮艇穿桥而过，起伏跌宕，浪遏飞舟，堪称豹尾。

一水之隔，此岸是巡检，彼岸为肖堰，小桥卧波，彼此相连。肖堰岸边有几株枫杨，挂着串串元宝状的翅果，清奇苍润，临波照影，皆有百年树龄。

或问：“漂流龙王峡，应携何物？”

答曰：“一副好嗓子。”

龙王峡水碧山青，峰高谷深，漂流放歌，须穿云裂帛的铁嗓铜喉。所唱歌曲，宜信天游，宜花儿少年，宜蒙古长调，宜铜锤花脸。宜刘三姐，宜郭兰英，宜腾格尔，宜裘盛戎，宜帕瓦罗蒂……《两只蝴蝶》，《老鼠爱大米》，甜腻，柔媚，龙王峡混混沌沌，似难响应。

雨漂龙王峡，我嗓子不在家，甚憾。

二〇〇七年八月

故乡的樱桃

小巷口，那棵合抱粗的泡桐树下，倚着个卖樱桃的小姑娘。一夜风雨，遍地落花——浅紫色的泡桐花，洒落在斑驳迷离的树影里，有种出乎意外的凌乱之美。盛樱桃的元宝篮子，细篾编成，黄亮亮的。竹篮里，铺着几片嫩绿的芭蕉叶。粒粒樱桃，晶莹红艳，像玛瑙珠子。

曾见过林壑先生的一帧水墨小品：一个少女，头枕在臂弯里，安闲而写意。硕大的蕉叶上，小鸟一只，樱桃几粒。看似逸笔草草，画面却隽永空灵。少女，小鸟，芭蕉，樱桃，构成一种意象，看得人心如少年。

眼前，也是一幅画。

说来也巧，刚进家门，包樱桃的帕子就散了。滚落满地玛瑙珠子，却无声。一粒粒拾起，洗净，放在白地青花的瓷盘里。绿柄红果，娇艳水灵。静静地坐着，想：樱桃是看的，不是吃的。樱桃属于诗人和画家。

清代文士高士奇《北墅抱瓮录》曰：

酣春榭旁有小圃，杂树参差，樱桃尤多。仲春发花，娇冶多姿。结实圆匀莹彻，俨然绛珠。玉液芳津，甘馥齿颊。

故乡的樱桃,却是初春发花,花与叶与春色一同发生。樱桃花为伞状花序或带梗的总状花序,花开五瓣,纤细的花丝上,顶着点点花药。李时珍说樱桃,“春初开白花,繁英如雪”。他是远观。樱桃花并非纯白,而是白中略透粉红。微寒天气,小雨飞花,此时的意境最令人低回。

儿时,就见过樱桃树。羊祜山下,有片不大的樱桃园。蒙蒙细雨里,有人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守护着樱桃。百果中樱桃先熟,怕鸟雀啄食,也防馋嘴的小娃儿。如今忆起,一树樱桃带雨红,简直就是一树好诗。

樱桃上市,适逢初夏梅雨时节。小楼一夜雨潇潇,深巷明朝卖樱桃。街市货声盈耳,数樱桃的叫卖声最为动听。借黄仲则咏卖花声句:“声声唤最圆匀。”卖樱桃的,多是小姑娘。扛着竹篮,打着雨伞,走街串巷,曼声叫着:“甜——樱桃——哟……”

樱桃样圆匀,风铃般脆亮的嗓音,娇娇的,柔柔的,在雨巷里回荡。身边,不时有燕子掠过,像黑色的织梭。燕啼声与叫卖声,皆极悦耳。望着细密的雨帘,人们总爱说,这雨,是卖樱桃的小姑娘唤来的。

故乡何物最难忘,燕子呢喃樱桃雨。

上学的路上,我时常花五分钱,称一两樱桃。一粒粒,咂嚼着,直到校门口。说樱桃“玉液芳津,甘溅齿颊”,有点言过其实。樱桃并不太甜,糯糯的,酸酸的,但那时觉得甜。童年的一切,回味起来,都是甜的——甜如樱桃。

好久,没吃过樱桃,也很少见到燕子了。前年在太原晋祠,有幸一饱眼福,漫天都是飞舞的燕子。归巢时分,更是啼声如雨。燕子声声里,忽然忆起故乡的樱桃,和樱桃样圆匀,风铃般脆亮,让人心软的叫卖声。顿觉淡淡的乡愁,萦绕心间,挥之不去。

少年子弟江湖老。又见樱桃,不由低吟起宋人蒋捷的名句:

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

可不是么,甜甜的,酸酸的,红玛瑙似的樱桃,人的一生,能吃几回呢。

一九九三年五月

迎春花

我种迎春花，纯属偶然。说来话长，单位初建时，经一位雅人提议，在办公楼前挖了一口池塘。池塘中间，建起一座非亭非阁亦古亦今的建筑，两边以九曲桥相连。池塘周围，临水环植迎春花，外围栽种木芙蓉。春秋两季，金黄嫣红，倒也煞是喜人。比人更喜的是小鸟。迎春花枝条垂拂，密不透风，小鸟在此筑巢定居，安全而惬意。据我观察，这里的小鸟有白头翁、金翅雀、红嘴相思，偶尔还飞来一只蓝宝石般的翡翠鸟，但最多的是棕头鸦雀。它们体型纤小，羽色素朴，啾啾鸣叫，声如碎玉，爱结群贴地低飞。木芙蓉属小乔木，枝柯斜逸，缺乏整齐划一的团队精神，没几年就被淘汰，换成笔直挺拔的广玉兰。四季常绿，初夏开花，硕大如白莲，且弥散着淡淡的香气。

人与花，花与鸟，就这样相安无事，其乐也融融。但世事难料，十年前的一个春天，时间是三月十二日（日子记得清楚，是因为正逢植树节）。一上班，各科室就接到通知：带铁锨在池塘边劳动。具体任务就是挖掉迎春花，平整土地，改种进口的美国草。那年春早，迎春花花事将过，但枝条上仍然点缀着疏疏落落的花朵。我当时首先想到的是花，命运被人类主宰，是多么可怕。然后想到的是鸟，它们到哪里安家呢？自知人微言轻，说也无用。更明白，箭在弦上，不会不发。万般无奈，惟有躲避。我看见灿灿黄花，碾作尘土。仓皇的

小鸟，四处逃窜。但我不敢问，也不愿意知道，鸟巢里是否有鸟蛋和雏鸟。

小鸟聪明，自不用说。据最新研究成果，植物也有智慧，并具有预见性和应变能力。那又怎么样呢，是人类的对手么？它们做梦也不会想到，植树节，会遭此劫难。身为人类的一分子，那天我不仅黯然神伤，还有些惭愧和内疚。正是基于这种心态，下班时，看见路边有一棵折断的迎春花，遂带回家来，种在阳台的花盆里。

这棵迎春花呈弧形，有分杈，小指粗细，一尺多长，幸好根部没怎么受伤。浇足水，放在背阴处，几天后就存活下来。现在忆起，觉得迎春花果真有思想。充足的水分，灿烂的阳光，它并没有茁壮成长。很可能因为死里逃生，心有余悸。还有个原因，就是环境的改变——从池塘边来到七楼之上，危乎高哉。如此悬殊，它能习惯么。也怪我粗心，不管迎春花有无恐高症，就放在阳台的护栏上，让它担惊受怕。

多年前，我曾在北海公园花房里见过迎春花。它们一律独本，修剪成龙爪状，形状近似，显得非常别扭。所以，这棵迎春花，我就任其自然生长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，迎春花渐渐适应了环境，枝叶纷披，随风飘拂，显得婀娜多姿。

翌年春天，迎春花纤细柔韧的枝条上，没开一朵花。这我能理解，身体的创伤容易愈合，心灵的痛苦则需要时间恢复。

迎春花开花，是在第三年。虽然遇上了倒春寒，大雪纷飞，迎春花却毫无惧色，白雪映衬黄花，更觉生意盎然。

宋人刘琦中诗云：“复阑纤弱绿条长，带雪冲寒折嫩黄。迎得春来非自足，百花千卉共芬芳。”

刘琦中名气好像不大，但这首诗，颇有意境。迎春并不仅仅满足于迎春，而是欲与百花千卉共绽放。但有一点我有异议，迎春花枝条纤长，却不柔弱。它虽属温带树种，喜温暖湿润，但适应性强，

抗寒耐旱，一点也不娇气。而且它还有与众不同之处，枝条作方形，尽显凛然风骨。

这些年，迎春花已悄然长大。不论春早春迟，它都照开不误。如果把花比作人，它不仅是守信的君子，还是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的义士。我不过略施水肥，它就开出这样美丽的花朵。今年迎春最为繁茂，数百朵黄花，同时绽放，如瀑飞泻，令人又惊又喜。

前几天搬花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迎春花因为长期生长在阳台，被东南风吹打，树身已向西北扭曲。我不禁想起已故诗人曾卓的代表作《悬崖上的树》：

不知是什么奇异的风/将一棵树吹到了
那边平原的尽头/临近深谷的悬崖上
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/和深谷小溪的歌唱
它孤独地站在那里/显得寂寞而又倔强
它的弯曲的身体/留下了风的形状
它似乎将跌进山谷里/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

我不知道，迎春是否记得，它为什么来到我的阳台。但我相信，没有一棵树想临近深谷，长在悬崖上。我不知道，迎春是否会忘记往日的忧伤。但我由衷希望，它从此安然无恙，面向汉江，倾听波涛的喧哗，和天空云雀的歌唱。

二〇〇八年三月

江 滩

清亮亮的汉江，蜿蜒如龙，活泼泼向东游去。到这儿，往南，轻轻一扭身，腾出平展展万亩江滩。

月盈月亏，水涨水消，好些年过去。鸟儿衔来种子，风儿吹来草籽，江滩草木蓊郁，俨然是一处野生植物园。不知何时，何人，在江滩插柳，烟雨氤氲，云水滋润，出落成一片袅袅婷婷翠袖曼舞的柳林。

早就听说，要在江滩修建公园，这是谁的主意呢？江滩好地场：南望青山如屏，东眺长桥似虹，四时景色宜人。

潇潇细雨里，柳林迷迷蒙蒙，笼着淡淡青霭。沿着小路，走进柳林，才发现柳枝已吐出米粒大的新芽，透露春之消息，心里顿时萌动盎然诗意。柳林深处，忽然传来斑鸠的叫声：“鸚鵡——咕，鸚鵡——咕……”

有人说鸚鵡唤雨，有人说鸚鵡唤妇，此时，我倒觉得，斑鸠在呼唤春天。徜徉在寂静的柳林里，斑鸠湿漉漉的叫声，唤起我藏在心底的快乐和忧伤。想寻觅鸣鸚，却看不见。你往东，它在西叫；你往西，它在东叫。恍然间，它们好像隐身于唐诗宋词里，一声声鸣啼。

入夏，江滩碧草如茵。一个个水凼子，映着天光，似少女明眸。水凼子旁边蒲草秀出，宛若长长的睫毛。蹀着露珠，草丛里蚱蜢四溅，有几只还露出粉红色的膜质后翅，发出轻响，飞过水凼子。一群黄

蝴蝶，栖止在弥散菊花清香的艾蒿上，像凋落的玫瑰花瓣。

柳林里，蝉声如雨。简直是场豪雨，铺天盖地。在黑暗的地下沉默了不知多久，蝉好像在为光明讴歌，不遗余力。我曾经看见一只红尾伯劳，衔着蝉从我头顶飞过。生死攸关，蝉仍鸣叫不止，这是我所听到的真正的绝唱。

暮色降临，虫声盈耳。有蟋蟀、油葫芦、梆儿头、纺织娘……还有一种虫鸣，银铃似的。真不明白，它怎么能发出金属一样清脆的声音呢？我至今没见过这个奇妙的演奏家。它是大自然音乐界的隐士，澹泊名利，只为纯真的爱情。

江滩多鸟。有白鹭、苍鹭、戴胜、寿带、燕子、伯劳、喜鹊、乌鸫、柳莺、黄鹂、卷尾、鹊鸂、杜鹃、雀鹰、翡翠、冠鱼狗、白头鹎、金翅雀、啄木鸟、棕头鸦雀……

最矫捷的当属鸥类：红嘴鸥、燕鸥、须浮鸥、白翅浮鸥……都是捕鱼的好手。它们翩跹翻飞于江天之间，猛地俯冲下来，迅疾如箭，拿捏得恰到好处。腾空而起时，已叼着一尾鱼儿。

善鸣者是云雀。鸟啼盘空，抑扬婉转，好似从云端飘出。举目四望，却难觅踪影。循声凝视，须好眼力，方见天极高远处，悬一黑点，小如豆粒。

翡翠、冠鱼狗，也是以鱼为生。它们的巢穴就在江边的陡壁上，杯口大小，有一米多深。鸟类自有它们的奥秘，不止一次地看到，一群鹊鸂追逐着雀鹰。雀鹰是一种猛禽，对这些小鸟却无可奈何，始终摆脱不了它们的纠缠，只好快快远遁。鹊鸂叽叽喳喳，叫声欢快，像在庆贺自己的胜利。

江滩上，时常可听见雄雉鸡的叫声，高亢而急促：“咯、咯。”有时从芦苇深处的小径走过，正留意路边星星点点的野花，灿烂的黄，素净的白，细碎的紫……忽然就惊起一只雉鸡来，花花绿绿，煞是好看。人和鸟一样，也大吃一惊。人，却飞不起来。雉鸡扇翅的声音